

庙魂

似曾相识的人，似曾亲历的事，故事在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让你忍俊不禁，让你啼笑皆非，让你扼腕叹息，让你潸然泪下。

吴兰君 著

学
出
版
社

南魂

似曾相识的人，似曾亲历的事。故事在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让你忍俊不禁，让你啼笑皆非，让你扼腕叹息，让你潸然泪下。

吴兰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庙魂/吴兰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609-1

I. ①庙…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120 号

责任编辑 程天翔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2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09-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庙戏	3
第二章 渔歌	19
第三章 销账	35
第四章 喊工	52
第五章 造星	67
第六章 神偷	78
第七章 求学	94
第八章 庙殇	108
第九章 入瓮	118
第十章 树敌	132
第十一章 解铃	146
第十二章 竞聘	162
第十三章 引凤	175
第十四章 下海	189
第十五章 试水	204
第十六章 暗渡	218

第十七章	苦斗	231
第十八章	比假	240
第十九章	天谴	247
第二十章	庙梦	259

引 子

大龙湖偏安于洞庭湖西南一隅，相传为洞庭龙君大太子所化。湖面狭长，湾多汊多，颇似龙爪、龙尾。龙头处一座大坝，巍然耸立，截断水面，将大龙湖从洞庭中分离，自立门户；坝中央一道水闸，开关启合，勾连水系，使大龙湖与洞庭相依，息息相通。龙背处，有一丘、一庙、一塔、一枫、一村特别惹眼。

丘以黄土为质，建有一庙，故名庙陵，平地里高出约五丈有余，是这一带的制高之点，老远望见，恰似大龙护着的一颗明珠。这“大龙护珠”的地势也有说道：当年杨么起事，威震南宋小朝廷，朝廷察知，派人断了他祖上龙脉，紫气东来，落入大龙湖畔，正穴就在这小丘之上。

庙是座辖神庙，坐北朝南，琉璃黄瓦覆顶，茂林修竹环抱，四合院落，中有天井，东钟、西鼓、后斋房，前面主殿中供奉的既非如来，也非观音。主神乃辖王公公。公公身后，却供奉了乡民先祖牌位，想来是道、祖合一吧。

庙东立有一塔，塔名“藏经”，青石砌成，虽属玲珑，却也阶分七级，六角翘檐，守陵镇湖，八面威风。庙西长有一枫，枫为原生，树干需三五人合抱，其上如冠如盖，年年结满枫球，乡民于树下拣拾，拿回家煎水洗浴，驱风祛邪。

小庙名不见经传，却也四季香火不断。邻里之间生了矛盾，吵到庙里，祖宗牌位前一番理论，顿时和好如初；不肖子孙作奸犯科，拉上庙坪，菩萨脚下叩头谢罪，令他洗心革面；乡民偶遇灾厄，走进庙中，辖王公公面前一番祷告，便会引出许多善行义举。更有那添丁进口的、添福增寿的，携了香烛鞭炮、带了灯油贡果，来庙里还愿。或做法事，或请戏班，感谢神灵福佑、祖宗荫庇，让乡邻分享喜悦、福气共沾。

辖神庙是有住持的，斋房里住一斋公，俗姓周，平日里待人和善，在村里颇有威望。别看这周斋公清瘦，又长得慈眉善目的，据说乃十分了得之人，曾于一伙流氓地痞大闹庙堂之时显露过飞身上梁，隔山打牛的真功夫。

村名王家湾，环庙东、北、西三面散布村舍，村南便是洞庭支脉大龙湖。王氏先祖王礼明乃一代风水大师，追寻龙脉，来此定居。大师放言：厚德配正脉。德高福厚之人葬了正穴，必出天子；命薄道浅之人葬了龙脉，家破人亡，九族遭难。倡议于小丘建庙镇住龙脉，告诫家人不要有非分之想，传下遗训：“莫贪富贵，只凭良心。”自择阴地葬于庙西，家族世代守候于此，子孙发达，故成就今日之王家湾。

王家湾里无杂姓，王氏辈分为：礼、义、兴、邦、德、信、传、世。王姓与北邻周家，湖对岸朱家是姻亲，湾里婆姨媳妇大多姓朱姓周。与西邻蒋家却是世仇，据传，庙西有龙脉余气，葬中余气，子孙非富即贵。王、蒋两家“祖山”相近，早年，常为争一口“气”发生械斗。不是蒋家的族长打破了头，就是王家的族长打折了腿，惊动了官府。官府判定：“各依祖山，留空两丈。”王、蒋两家纷争方才平息。两家族长都觉得对方的人蛮横无理，一气之下立了毒誓，约束后人：子子孙孙，永不通婚。

第一章 庙 戏

年届甲午,时至仲夏,满月初上,清风如水。薄纱般的雾霭从湖面冉冉升起,带着荷花、水草的气息,把王家湾的夜装点得更加朦胧。这时,一个黑影悄悄地侵至月边,月光渐渐暗了下来。“天狗吃月了,快救月亮呀!”暗夜里有人惊呼道,紧接着,村头响起一排密密的锣声,哐!哐!哐!这锣声就像集结号,顿时搅得王家湾家家户户鸡犬不宁,乱作一团。那天狗却像是浑不在意,黑影慢慢地占据了半个月面。四岁的王传宗正在竹床上乘凉,眼见天狗猖狂,急得直跳,便溜进灶屋,找出瓮缸盖和吹火筒,跳到禾场上,对着天狗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天狗不慌不忙,渐渐地,月牙只剩了一条银线,继而完全消失在黑影中。小传宗一着急,生铁做的瓮缸盖敲破了,碎片砸在脚上,“哇”的一声哭了。

这时,王信书正在拨弄柴草点烟驱蚊,听见儿子哭叫忙丢了手中活计跑过来,搂起他的独子,一面抚摸一面安慰:“没事!没事!”

小传宗哭得伤心,信书细看,还好,小脚只是破了一点皮。最后,在众人合力驱赶之下,天狗慢慢地把月亮吐出来了。

王信书出身书香门第，先祖是全乡“一支笔”，庙前匾额“辖神庙”三字就是先祖所题；先父是私塾先生，桃李散布四乡八里；王信书自幼随父就读，记性好，背书快，又写得一手好字，人称“书先生”。书先生娶妻周氏，年近不惑才生一子，没寄托太大抱负，只望其传宗接代，故取名王传宗。小传宗幼时曾随父进庙，周斋公见了便说：此子克父。后来书先生果然替子而死，应了讖语，此是后话。当日书先生看了天狗凶相，不觉心中一愣。月神主水，天狗犯月，往往预示水患将临，湖区人最怕的就是水灾。往年遇到天狗吃月，周斋公便会在下一个满月之日于庙前设坛打醮，祈禳灾祸，从镇上请来戏班，连唱三晚，祭祀神灵，求辖王公公保佑一方平安。所有开销，全由周斋公于庙产中列支，可如今，周斋公已不知所踪了。

原来，前年，工作队进村土改，发现王家湾基本无土可改。湖区常闹水，一场水灾就是一次“均贫富”。王氏家族几代人没出过豪强，谁家有难，又互相帮衬，一条藤上结的瓜，个头都差不多大。唯有湾里辈分最高的王德远名下多几亩田，便矮子里头拔将军，给他划了个富农，分出他几亩田地，打算撤兵。此时，书先生的远房侄儿王传贵找到了工作组，说周斋公应该划地主。工作组把周斋公叫来一问，是有几十亩田，可不属于他，是庙产。地主划不了，庙产也得分！可除了王传贵外，其他人都不要庙产呀。都分给王传贵吧，那不把他分成了地主。只好教育群众，破除迷信，留待群众提高觉悟后再说。

王传贵不死心，天天到庙里找周斋公寻茬。一寻就寻出了眉目。蒋家湾有个寡妇，哑巴，早年丧夫，守一独子，隔三差五就到辖神庙烧香拜菩萨。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出门是非也不少，

王传贵硬说哑巴寡妇和周斋公相好。寡妇有口难辩，气得嗷嗷直叫，王传贵便说她承认了，打着土改工作队通信员小宋的名号，逼周斋公还俗，娶蒋氏哑巴寡妇为妻。周斋公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知道王传贵逼他娶妻是假，欲霸庙产是真，也深谙“民不与官斗”之理，自知在劫难逃，便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走到大龙湖边，撮土为香，伏地叩首，对庙九拜，望湖纵身一跃，借水遁去。湖边唯存黄土三抔、芒鞋一双、泣血两行。庙产无人看管，乡民惧怕报应也不敢沾边，王传贵便将此据为己有。

周斋公一走，打醮，没人主持了；唱戏，没人出钱了；指望王传贵，没辙。书先生寻思着睡了。

“信书叔，信书叔！”清早，一个大嗓门就把书先生吵醒了。书先生知道，是“猴子”来了。“猴子”大名王传后，也是书先生的远房侄儿，二十来岁，瘦削的脸上骨碌着两只大眼，猴精猴精的，是个“日里爱看牛打架，夜里爱看火烧屋”的主儿。当然，真的火烧屋，他还不是隔岸观火的德行。

猴子身后，还跟着另外几个子侄辈，进屋就嚷：“看见天狗吃月了？”

“看见了。”

“打醮呢？”

“周斋公走了。”书先生神色凝重。

“周斋公走了有您啦！”

“我能干什么？”书先生苦笑。

“您主持。您文化高，威望高，辈分也算高，又跟周斋公走得最近，那些礼节您早就烂熟了。您主祭，还要请班子唱戏呢。”

“唱戏？哪个出钱？”

“‘三打哈’呀！”

“三打哈”就是那个找周斋公寻茬的王传贵。此人念私塾时读书打瞌睡，背书打手板，回家打屁股。“三打”表明此人有点“哈”，同窗便送了他个绰号“三打哈”。现在，周斋公被他逼走了，庙田归他插了，出钱，当然也是他了。猴子自告奋勇，带了两个人，不一刻，便把三打哈拎来了。

三打哈也就二十来岁，不像他爹的精瘦模样，却长得肥头大耳的，家人说是富贵相，也有人说不是王家的种，据说是他娘肚子里带来的。

三打哈的娘姓魏，是书先生从龙口镇“捡”来的。那年书先生上龙口镇办事，碰上几个地痞正调戏一个外地姑娘，看不过意，便上前论理。也是这书先生迂腐，论理不是地痞，地痞哪会论理？地痞论的是拳头。还没论上两句，一记老拳劈面砸来，书先生躲闪不及，歪打正着，顿时眼冒金花，鼻血直涌，把胸前的衣襟染红了一大片。亏得镇上南货铺的贾掌柜是书先生的同学，听得声音，出来打招呼，才帮他解了围。书先生办完事回家，走了一程，发现身后跟了个人，回头一看，正是先前受欺负的那个外地姑娘。书先生停住脚步，那姑娘先开了口：“小先生，你的伤……”说着，就想近前看看。

书先生下意识地躲闪着，笑笑：“没事的，姑娘你请回。”

姑娘说：“我没地方回，就跟你走吧。”

书先生慌了神，忙说：“我可是定了亲的。”

姑娘红了脸，说：“小先生，我没那福分，南货铺的先生说你是辖神庙的，我正要找个庙出家，我家里没人了……”说着就嚅

嚶地哭了起来。

书先生前面走，姑娘后面跟，一路无话。跟到庙边，姑娘真的进了辖神庙。书先生回家把这事一说，他娘动了恻隐之心，去庙里把姑娘领回家，细细问了。这才知道姑娘姓魏，本县山区人，父母双亡，想到湖区讨个生活。书先生的娘便把魏姑娘认作干女儿，做主把魏姑娘嫁给了书先生的远房堂兄王信财。按辈分，魏姑娘成了书先生的堂嫂；按情分，书先生又是魏姑娘的干哥哥，两家走得近。在魏姑娘心里，书先生有学问、有德行，又正直又公道。反正，这个文弱的干哥哥是她今生今世遇到的最值得钦敬的男人。

魏姑娘嫁过去，没足月就生下个胖小子，传字辈，富贵相，取名王传贵。村里人不管他贵不贵，只记得他的打瞌睡、打手板、打屁股的趣事，只管他叫三打哈。当下，三打哈哭丧着脸，没待众人开口便诉起苦来：“我插几亩庙田，没得义工，年景又不好……”

“打醮开支庙产出，这是惯例。”没待他说完，便有人理直气壮地打断他。

“我没钱，一文钱都没得……”三打哈继续哭穷，还翻转了自己的口袋。

“没钱卖谷啊，你插庙田得那么多谷，关在仓里烂？我帮你挑一担去卖。”

“我帮你装一船去卖！”众人起哄了。

“这样吧，打醮开支你为主。简单点，只办一天；每户出点米、菜，帮你把斋饭办了；有钱的再帮点钱。”书先生深知三打哈的油水榨不出，几句话，把三打哈的负担削掉了八九成。三打哈

不哭穷了，众人却很失落。但想来碰到三打哈，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有钱的？王家湾的人大都没钱。家里要置办东西了，或抱只鸡、或挑担谷、或牵头猪，去龙口镇上卖。龙口镇是大龙湖乡政府驻地，就在洞庭湖边，船来车往的，有集市。把猪卖了、谷卖了、鸡卖了，换了钱置办东西。剩点零头，便买些针头线脑、糖果什么的，回家哄婆娘伢子。俗话说：余钱剩米，余钱和剩米是一路的。湾里只有富农王德远插的田多，他家才有剩米，才会有余钱。大家议论着，猴子便要把王德远叫来商量。

“没大没小！”书先生喝止道，“远爷是随便叫得的么？走，找远爷商量。”带了一千人，往王德远家而去。

王德远家也在庙东，临湖高地上一栋五柱四骑、四缝三间的黑壳瓦屋，外带一横屋、一牛栏。屋前禾场宽阔，屋后竹木茂盛。

王德远，祖宗几代都系“幺房”，因此，在王家湾辈分最高。有道是：皇帝的长子，百姓的幺儿，分家产时自然饱受眷顾。不想却送了他一顶“富农”帽子。王德远只会作田，耙的田一平如镜，撒的种如星如棋，插的秧行平垄直，放的禾有模有样。文盲一个，却敬畏文化，在外见到字纸，便捡了送到藏经塔焚毁，免遭褻渎；自家的字纸，便收藏在神龛之下，视若珍宝。王德远节俭得近乎吝啬，据说有次进城买盐，用荷叶包了；回家途中内急，拉屎怕肥了外人田，也用荷叶包了，一齐带回。后来失手，把盐丢在粪缸里，屎却留在灶台上。

此时，王德远正在收拾禾场，准备晒谷，只见他五短身材，粗手大脚，将几百斤重的石磙一把扶起，正往磙轴里抹油。听见众

人打招呼，先是一愣，听明来意，用眼瞪住三打哈：“醮，还是要打；钱，该你出！”

“是、是、是，”三打哈连连点头，一口一个“远爷”地凑近乎，“远爷，您老拔根汗毛比我的腰还粗啊。”

“要几多钱？”远爷明白“听了空头奉承话，误了手上正经事”的道理，看到一群侄儿侄孙，情知不破两个财是不行了，便直截了当地问道。

“不多，就二三十块吧。”

“二三十万！小杂种，打劫呀！顶多两万，老子帮你出两万！”

其时，币值已经改革，一万元兑换一元，早换了，但远爷还是习惯把一元称作一万。

“两块，不够，起码二十。”

“起码三十！”众人又起哄了。

“小杂种们！把老子当猪杀！”远爷把石礮一放，震得地面一颤。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众人破口大骂。众人涎皮赖脸，哈哈笑着，一哄而散。

书先生没走，他比“小杂种”们高一辈。

“唉！小杂种闹了事，还得收拾。总不能让蒋家、周家、朱家的人看笑话。”

“唉！”远爷心疼地点点头。

“这个小杂种。”书先生恨铁不成钢，指着三打哈的背影摇着头，“这小杂种杀得人，将来还不晓得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打醮的事总算有点眉目，书先生回到家，告诉老伴。小传宗在一旁听了，兴奋得一蹦三尺。打醮，唱戏，下个月十五？把手

指头、脚指头扳着数一遍就差不多有戏看了。一溜烟跑出门，向他的小伙伴发布“新闻”去了。

小传宗兴冲冲地出门了，他爹书先生却在一旁忧心忡忡地皱眉头。一场戏起码得二十块钱，远爷舍得出两块钱的血很不容易了。还差那么一大截，光指望王传贵那小杂种？靠不住。到时候万一搞不拢，扫乡亲们的兴是个事，王家人的脸面往哪里搁？还得备几块钱在手上以防万一。钱从何来？自己口袋布挨布，仓里没剩几粒谷。左思右想，书先生打定主意：豁出老脸，找人借。书先生上了龙口镇，找到南货铺的贾掌柜。他一辈子没借过钱，没开口脸就红了。贾掌柜见老同学有些异样，主动问起，书先生这才说了缘由。

贾掌柜叹了口气：“难得老同学开口，借‘炮’把块钱，不多，只是我这里公私合营了，钱抽不出。”

看书先生一脸尴尬，贾掌柜于心不忍，又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渔行的朱掌柜，他冬天收鱼腌腊货，现在钱出来了，可以周转一下。不过，他这人认死理，借钱的都要拿点值钱的东西押在他手上。”说着，就要带书先生去见朱掌柜。

书先生说：“慢着，我没得值钱的家当，想想再说吧。”闷闷不乐地回家了。

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祖上就只传下了几本书，抵不得钱的。这时，小传宗过来，颈上的银项圈在他眼前一晃。这玩意儿倒值两个钱。只是一动念头，书先生的心就疼了。那银项圈是祖上传下来的，他戴到十五岁，满“童冠”才取下来，现在传给独子，乱动不得。

不动这玩意儿，就眼看着王家人出丑？书先生找老伴商量，老伴一听，也心疼啊。看书先生那副坐卧不安的模样，便说：

“你问问传宗吧。”

书先生叫过儿子：“传宗，你想看戏？”

“是啊，我想看，黑狗、妹陀，他们都想看呢。”

“唱戏，要好多钱呢。”

“钱？”

“爹想借你这项圈抵给别人，借点钱请戏班，等收了谷，爹就赎回项圈还你。”书先生说着这话，鼻子一酸：没出息，大男人，哄儿子的东西。

小传宗听得要用自己的项圈作抵，下意识地把项圈抓得紧紧的。

“算了，算了……”书先生望着儿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听爹说算了，小传宗心一沉，没戏了，看不成了，黑狗、妹陀也看不成了。小脑瓜一歪，半晌，才一字一句地说：“我，借你，要还嘞——”

书先生一把搂过儿子，泪水沾在儿子的脸上。

第二天，书先生带小传宗到龙口镇，由贾掌柜陪着找到渔行的朱掌柜，说了打醮、唱戏等来由。朱掌柜细细端详小传宗脖子上的项圈，那项圈上还打了“平安银号”的印记，做工蛮精细的，知道是祖上传下的宝贝。朱掌柜摸着小传宗的头：“伢子，你舍得把项圈放在我这里？”

小传宗双手抓着他的宝贝，点点头：“要唱戏，黑狗、妹陀，他们都盼着看戏。”说着，就要取下项圈。

朱掌柜连忙止住：“不用，不用。”扭头对书先生说：“兄弟，这项圈，不出‘童冠’，取不得的。破个例，我借十块钱给你，收了早谷，一定要还，我等着钱收鱼。”说着就进里屋，拿出两张五元的大票子递给书先生。

朱掌柜的举动出乎书先生的意料，也出乎贾掌柜的意料。两人连声感谢，说好收完早谷就还。告辞出来，书先生带了小传宗要回辖神庙，贾掌柜一把拖住：“信书，王老先生积了德，你积了德，才有这样通情达理的好子孙。小侄儿头回来，上我家去吃顿饭。”

书先生推说家里有事，不叨扰了。贾掌柜还是把父子俩拖到南货铺，塞了一大把棒棒糖在小传宗手里。

回家路上，书先生高兴，让小传宗骑在肩上。把打醮、唱戏、王家人的脸面等好多道理一路讲来。小传宗似懂非懂，只是觉得：爹好高、好大、好壮实，像“山”。

小传宗的棒棒糖吃完了，又一个十五到了。小传宗看到，爹昨晚熬了夜，写了好大一张纸，大清早，不是爹叫醒他，而是他叫醒爹，父子俩拉着手出门，一出门就碰到了三打哈。

三打哈黑裤白衣，收拾齐整，小分头梳得溜光。小传宗一眼就盯住了三打哈上衣口袋里插着的一排钢笔，笔挂亮闪闪的泛着银光。那年头，钢笔是稀罕物，口袋里插钢笔，代表文化，代表身份。老先生用毛笔，小学生用铅笔，口袋里插钢笔？插一支，中学生；插两支，大学生；插三支——三打哈上衣口袋里就整整齐齐地插着三支钢笔。后来请教了时髦人士才弄清，插三支钢笔，表明此人是修钢笔的。因为，学问再高，一蓝一红，两支足矣。

三打哈一见书先生就点头哈腰：“信书叔，谢谢您了！侄儿全靠您提携了。”

书先生看三打哈人模狗样，也还像个出门的，知他是去龙口镇上请戏班，便叮嘱：“点几个好角，赶紧点，午时起醮。”